

第一章 重生為親手報復

周清從來不知道活著竟會如此痛苦，她得了天花，高燒不退，渾渾噩噩躺在柴房裏隨便搭成的床上，面頰深陷，瘦成了一把骨頭。

門外傳來中年婦人響亮的聲音，「你們家那個病婆娘還沒死？天花可是麟病，就算斷了氣也得趕緊燒了，否則沾上晦氣，誰都跑不了。」

說話的是鄰居吳大娘，周清自認從來沒有對不起吳家的地方，甚至還在吳大娘病重時，自掏腰包給她治病。

升米恩，斗米仇，周清以前不信這話，總以為與人為善就會得到福報，但後來才懂人心最是複雜，與她所想的全然不同。

兩眼湧出渾濁的淚，她顫抖不停。

婆婆張氏語氣帶著埋怨，開口道：「我兒子倒了大楣，才會娶了這麼個水性楊花的賤人，好吃好喝養著她跟孽種也就算了，到死還不放過我們，真是造孽！」

周清愣了一下，她想起三歲的兒子，眼淚落得更凶。

要是她死了，錚兒怎麼辦？張氏肯定不會好好對他，羅豫看似溫和，實際上卻生了副鐵石心腸。

砰！周清摔在地上，她幾乎感覺不到疼痛，慢慢往門口的方向爬去。

院子裏的羅母跟吳大娘聽到了動靜，臉色變得十分難看，只見門板緩緩開啟，滿臉膿包面容猙獰的女人探出頭來，有氣無力地道：「婆婆，我馬上快不行了，您好好對待錚兒，求求您，就當我求您了！」

周清使盡全身力氣磕頭，泥地上滿是沙礫碎石，殷紅鮮血絲絲縷縷沾在地上，蜿蜒如小蛇般順著她的面龐劃落，配上潰爛流膿的疙瘩，這副模樣跟惡鬼沒有任何區別。

羅母倒抽了一口涼氣，嚇得渾身寒毛豎起，往地上啐了一口，「賤人，妳還不趕快進去，是不是想把病氣過到我身上？真惡毒，就妳這樣的毒婦，哪配有兒子？我勸妳別太著急，等妳死了後，那個小雜種也會下去作伴的……」

口中湧起一股腥甜，周清撕心裂肺的咳嗽著，吐了口血出來，她瘦得厲害，眼睛顯得更大，滿是哀求望著羅母。

吳大娘嫌棄周清髒，剛才就貼著牆根兒離開了，羅母冷哼一聲，回房去哄著外孫子。

天黑前，羅豫進了家門。

他是大理寺的錄事，從八品，每月拿到的俸祿有二兩紋銀，看似不少，但卻必須四處打點，日子依然過的捉襟見肘。

貧困交加，周清只能去當個洗衣婦，哪想得到漿洗衣裳處的主人得了天花，她也染上了病症。

羅豫站在柴房門口，他面容平靜，盯著女人動也不動的身子，腳下彷彿生根了一般。

周清似有所感，緩緩睜開眼，渾濁的淚水不斷滑落，她哀求道：「阿豫，我就錚

兒一個孩子，求求你照顧好他，求你了。」

這一句話，就已經將她積攢的力氣耗費大半，周清下床，兩手撐地跪著，半晌也沒有得到回答。

「你我夫妻一場，就當我求你，還不行嗎？」

「好。」羅豫終於點頭，鳳眼晦暗不明，讓人分辨不出他的想法。

心中牽掛已了，周清嘴角帶笑，身子軟倒，就這麼斷了氣。

周清死後，也不知是怎麼回事，她發現自己竟然一直逗留在小小的土臺上，走不了，逃不脫。

人家常說，鬼魂捨不得俗世的家人，會在望鄉臺上再看一眼，難道這裏就是望鄉臺？

跌跌撞撞爬到土臺邊上，她低頭往遠處望，發現雪白雲層不斷翻湧，竟然出現了羅家的景象。

她看見自己的屍首橫在地上，羅母到底是個婦人，即使平時囂張跋扈，看到死人還是有些發怕的，她站在旁邊，瘦長的臉帶著厭惡，哆哆嗦嗦問：「那個病鬼死了，屍體該如何處置？」

羅豫讀的書不少，比普通人多些見識，他頓了頓，說：「天花是穢病，得把屍體燒成灰，否則可能會傳染。」

人死如燈滅，周清並不在意自己的身後事，她在世間唯一的牽掛就是羅錚，她三歲的兒子。

當初是羅豫逼著她生下這個孩子的，錚兒叫了他那麼久的爹，養了三年，就算養隻小貓小狗也能有些感情，他又答應了自己，應該會好好照顧錚兒的吧？

心裏這麼想著，周清卻有些沒底，羅豫從來沒將一絲柔情分到過他們母子身上。只見男人俊朗的面龐一片冷肅，從廚房裏端了菜籽油出來，倒在周清的屍身上，之後拿出火摺子，火焰洶湧而起，如同擇人而噬的巨獸。

羅母嚇了一跳，在屍體被火光吞噬前，她看著女人圓瞪的雙眼，不由得一陣膽寒。濃煙將人嗆得直咳嗽，羅錚感覺到有些不對，他飛快地跑到後院，看著整間柴房都燒了起來，羅豫正提著水桶滅火。

「娘……我娘呢？」

羅母一耳刮子甩在他臉上，常年做活兒的婦人手勁極大，將羅錚的小臉打得高高腫起，就跟饅頭似的。

羅豫皺眉，「母親，錚兒到底是我的孩子，您別動手。」

「什麼你的孩子？不過是個孽種罷了，要不是周家人都死絕了，誰會養這種討債鬼？」

他沒吭聲，好不容易將火撲滅，他氣喘吁吁，額角上滿是汗珠，此刻周清的屍體已經燒得面目全非，柴房經歷烈火，變得搖搖欲墜，根本堅持不了多久。

因為太過疲憊，羅豫回房歇著，羅母看著兒子的背影，眼神閃了閃。

她直接將默默流淚的羅錚扔到了柴房裏，小孩從小就不受寵愛，養的十分卑怯，即使被勒得面皮紫紅，也不敢叫出聲來。

她用銅鎖將門鎖好，又取了木板封死窗戶，柴房裏沒米沒水，只有一股焦糊味兒，這樣的環境對於三歲的羅錚而言，與地獄也沒什麼差別，他熬不住。

眼裏爬滿血絲，周清在望鄉臺上看著兒子縮在牆角，細瘦的胳膊抱著膝頭，小臉上濡濕一片，喃喃叫著，「娘，您在哪裏？錚兒好渴，好餓……」

一聲疊一聲的呼喚，好比最鋒利的刀，毫不留情的刺進了周清的心房中，痛不可遏。

周清死死咬牙，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，她怎麼也沒想到羅家人竟會這麼心狠，錚兒才三歲，這是要活活殺了他！

殷紅的淚水滑落，周清從來沒有這麼後悔過，要是她能早點看清羅家人的本性，不再以夫為天，不再事事順從，現在就不會落得這樣的下場，不只自己死不瞑目，就連唯一的兒子也遭了難。

雲層中的景象並未消失，繼周清死得面目全非後，羅錚也沒了，整整三日水米未進，她的兒子是活活渴死餓死的。

羅豫違背了自己的承諾。

死了兩個拖油瓶，對於整個羅家而言，算是天大的好事，羅母臉上的喜色根本遮掩不住，哪像是家裏發喪的模樣？

有鄰居問起了周清母子的下落，她便會說上一句，「他們娘倆兒苦命的很，雙雙得了天花，我唯一的孫子沒了，老天爺真是心狠。」

街坊鄰居不勝唏噓，沒有人認為是羅母殺了錚兒，畢竟那可是她唯一的親孫子，是羅家的根兒，怎麼捨得呢？

周清恨啊！她好恨！

椎心的痛苦讓她大喊大叫，痛哭流涕。

但時間慢慢流逝，她從最開始的崩潰變成麻木，畢竟她只是鬼魂，還被困在望鄉臺上，什麼都做不了。

三個月後，數十個穿著麒麟服的錦衣衛來到羅家門口。

看著渾身煞氣的人，羅母險些被嚇破膽，強忍懼意問道：「官爺們來到小婦人家裏，有何貴幹？」

有一人面帶笑容，好聲好氣道：「羅老夫人，妳外孫今年三歲，並非姑爺親生，是不是？」

即使這名錦衣衛態度溫和有禮，羅母的驚恐依舊沒有絲毫緩解，還是羅豫穩得住，問道：「敢問大人是不是為了指揮使而來？」

錦衣衛點頭。

羅豫垂眼，讀書人的外表讓他看起來沒有一絲殺傷力，只聽他緩緩道：「舍妹的孩兒養在家中，與家人感情深厚，即便指揮使是為了尋回骨肉，也不能讓我們親人分別。」

錦衣衛眼含深意，「羅錄事，令妹既已婚配，小少爺對她而言就是拖累。」

羅豫斬釘截鐵地反駁，「血脈親情，怎能用拖累二字形容？還望大人海涵，回去與指揮使通報一聲，即使他將小寶從家裏接走，也是我們羅家的孩子。」

大周朝上至百官下到平民，無一人不懼錦衣衛。這姓羅的看似孱弱，沒想到還有幾分骨氣，為了外甥膽敢跟他們對上。

「放心，我們會將話帶給指揮使的。」

說完，就有人進了裏屋，將一個三歲大的男孩抱在懷裏，這男孩五官端正，輪廓跟指揮使不太相似，也有可能是隨了母親。

錦衣衛浩浩蕩蕩的來，又浩浩蕩蕩的去。

等到人走後，羅母仍沒有緩過勁兒來，她腿一軟，跌坐在地上，顫巍巍道：「兒啊！小寶不是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就被羅豫打斷，「小寶就是指揮使的兒子，這一點不會有錯。」

透過雲層看到這一幕，周清不由得慘笑。

好！好的很！

羅母殺了她的兒子，羅豫又讓外甥頂替了錚兒的身分，去享受榮華富貴，她真想把他們的胸膛剖開，看看心肝是不是黑的！

周清越想越是悲從中來，不禁掩面痛哭，「如有來世，我定要報仇！如有來世……」

周清不知道自己在望鄉臺上待了多久，自打兒子死後，她的內心就被仇恨佔據了，只一心一意的想手刃仇人，為枉死的孩兒報仇。

她在望鄉臺上不斷叩頭，一下接著一下，苦求滿天神佛，大抵是上蒼感受到了她的不甘，等再次睜開眼時，她發現自己正趴伏在桌面上痛哭，眼淚將袖口打得濕濕的，眼皮腫得睜不開。

羅豫站在門口，斯文的臉上露出一絲懊悔，走到妻子跟前，用手輕輕摸了摸她的面頰，啞聲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已經沒有退路了，清兒，是我鬼迷了心竅，對不住妳。」

以手掩面，周清並沒有哭出聲來，但兩行清淚卻順著指縫滑落。

她的記性雖然不算絕佳，但此刻發生的這一幕卻深深印刻在她腦海中，也是造成她身死子亡的根源。

昨夜她糊裏糊塗被人強佔了身子，等到醒來，才發現事情是夫君一手促成，當時她心如死灰、萬般悲苦，竟然鬧到羅母面前，將此事原原本本的說了出來，以至於後來她懷了身孕，羅母一口一個孽種，還把她的錚兒活活餓死。

望鄉臺上看到的景象歷歷在目，周清眼底翻湧著恨意，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回到初嫁給羅豫的那一年，距離她殞命還有整整四載，但能活著就是好事。

此刻周家還沒有家破人亡，甚至錚兒也未出世，一切都還來得及。

用力咬了下舌尖，她放下手，露出紅腫的眼眶，配著不帶一絲血色的小臉兒，分外惹人憐惜。

她並不打算像前世那樣大吵大鬧，她要讓羅豫，乃至於整個羅家付出代價，就必

須得到他們的信任，而後才能趁其不備，徹底報仇。

盈滿淚水的眸子直直覷著眼前的男人，她扯著對方淡青色的袍子，聲音又輕又啞，「妾身已經不乾淨了……阿豫會不會嫌棄我？不要我？」

看到女人只是害怕，沒有崩潰吵鬧，羅豫送了口氣，伸手將她摟入懷裏，「清兒千萬別這麼說，妳為我受了這麼多的苦，我憐惜還來不及，又怎會嫌棄？」

沾滿淚痕的面頰貼在他胸膛上，能聽到平穩的心跳聲，然而周清眼神冷漠，恨不得把羅豫的心給挖出來，祭奠慘死的錚兒，這種無情無義的禽獸，要是還能安穩活在世上，天理何在？

淚水打濕了衣襟，感受到濡濕的衣料，羅豫心頭也不免升起悔意，他是不是太衝動了，即使昨夜成了事，清兒也不一定懷上孩子，要是肚子沒消息的話，難道還要再借一次種？

心緒煩亂紛雜，羅豫也沒有耐性繼續安撫她，敷衍幾句便離開了臥房。

等到人走後，周清坐在妝臺前，看著銅鏡中哪怕眼睛腫得跟核桃似的，也楚楚可憐的女人，她唇角微勾，輕輕笑出聲來。

難以啟齒的地方傳來陣陣刺痛，黏膩冰涼的感覺讓她十分難受，但心裏卻無比舒暢，畢竟再過不久，錚兒就會托生在她肚子裏。

她的兒子上輩子只活了不到四年……這一世她從地獄裏爬出來，就算拚了一條命，也要好好護著孩子，讓他平安渡過一世。

去後院打了井水，她洗了把臉，隱隱約約聽到了門外的聲音。

「娘，您看看大嫂，天天哭喪著臉，簡直晦氣極了，要是讓周家人看到，說不定還以為咱們欺負了她。」

即使隔著一層門板，周清也知道說話的人到底是誰——羅豫的親妹妹，她的小姑子羅新月。

記得還在望鄉臺時，錦衣衛來到羅家，將羅新月生下的孩子抱走，去到指揮使那裏享福，雖然最後落了個屍身無存的下場，但那也怨不得別人，要怪只能怪自己。他們被榮華富貴迷了眼，連錦衣衛都敢欺瞞，也不想想那位指揮使掌管北鎮撫司，手上不知沾了多少人的鮮血，敢招惹他，還真是活膩了。

說起來，羅新月之所以會早早生下來一個兒子，是因為她跟長夏侯府的庶子吳永業偷偷相會，本以為能嫁入高門，麻雀換了鳳凰命，但哪想到吳永業滿嘴謊言，隱瞞了自己早已娶妻的事實，要是羅新月再跟他接觸下去，少不得會落得名聲盡毀，充作妾室的下場。

上輩子她不願意讓自己的小姑子吃苦，得知羅新月私定終身，趕忙將事情告訴羅豫，後者棒打鴛鴦，直接將羅新月嫁了，這才讓妹妹過上好日子。

但在羅新月眼裏，自己就是個卑鄙無恥的小人，不希望別人過得好，這才毀了她的前程。

好心被當作驢肝肺，這一世且讓他們自己折騰，她倒是想看看，羅新月能不能憑著肚子嫁進長夏侯府！

「妳跟她計較什麼？哭幾聲也沒什麼大不了的，周家開了香鋪，每月能送十兩銀

子呢，要是把妳嫂子得罪了，屋裏頭的胭脂水粉也別要了。」

羅母伸手點了點女兒的額頭，微胖的臉上滿是笑意，根本沒有半分責怪的意思。羅新月扯著她的胳膊撒嬌，母女兩個說了好一會兒，羅新月這才提著籃子出了門，表面上是去集市逛逛，實際上卻是跟吳永業見面。

周清不禁冷笑，所謂不是一家人，不進一家門，羅家人全都是一副德行，自私自利，為人刻薄，爹娘心疼她，每月給十兩銀子做貼補，沒想到盡數被羅母佔了去，她一文見不著，倒被羅新月花了大半。

想起那女人用她的銀子塗脂抹粉穿金戴銀，周清心裏就堵得慌。用濕布敷了敷臉，人也看著精神了些，她這才走到廚房，幫羅母打下手。

「清娘，妳跟阿豫鬧什麼彆扭了？竟哭了一早上？」羅母問。

上輩子過的那般淒慘，周清可不會再犯傻，把自己被人奸淫的事情說出口，讓羅母做主，畢竟在羅母眼裏，她那沒種的兒子千好萬好，絕不會有半點錯處，都是自己水性楊花，分開腿纏著別的男人，這才失了貞潔。

她嘴角強擠出一抹笑，眼底卻帶著黯然，「婆婆，都是清娘沒用，嫁給夫君都半年多了，肚子竟然一點消息也沒有，方才心裏難過，這才哭了許久。」

說話間，周清又紅了眼眶，她的相貌本就生得無比嬌豔，哭起來就跟枝頭嬌蕊般鮮嫩，若非如此，當時羅豫也不會一眼就看中了她，巴巴地上門求親。

「這才沒到一年，妳也不必心急，過陣子去廟裏拜拜，說不定就能有信了。」

羅母雖然盼著孫子，但周清已經因為此事哭了一早，要是繼續哭喪，好好的福氣都被折騰沒了，不知道的還以為家裏死了人，呸！什麼東西！

見婆婆如此「慈和」，周清面上萬分感激，輕輕點頭應了，這才繼續做活兒。此刻羅豫並不在家中，他已經去了大理寺，等到太陽快下山時才會回來。要不是昨晚做了虧心事，今早也不會耽擱那麼長的時間。

尋常人家一日只吃兩頓，羅母是為給兒子補身，這才燉了一鍋雞湯。周清昨晚被折磨了一夜，早飯又沒吃，肚子餓得咕嚕嚕直叫喚，羅母只當沒聽見，手裏拿著蒲扇，坐在灶前頭慢悠悠的搨著。

「婆婆，我有些肚餓，家裏可還有飯食？」

「蒸籠裏還有半個冷饅頭，先墊墊肚子，等阿豫回來咱們再一起吃飯。」

周清早就知道羅母是什麼德行，她眼裏只有羅豫跟羅新月一雙兒女，她這個兒媳婦即使嫁進了羅家，也是外姓人，餓不死就行了，花銀子也是浪費。

輕輕撫著平坦小腹，周清問：「婆婆，月初我娘送來了十兩銀子，說是貼補給我的，您能不能勻給我點，讓我去街上買些吃食。」

聽到周清要錢，羅母就跟吞了蒼蠅似的，臉色立刻變得十分難看，「街面上的東西不乾淨，還不如在家裏吃，再說了，餓一頓也餓不死，還真是嬌慣。」

秀眉挑高，她歎了口氣，「您別生氣，我不去街上買便是，反正香鋪離咱家也不遠，我正好回去瞧瞧。」說著，她作勢往外走。

羅母心裏咯噔一聲，攥著的蒲扇也掉在地上，要是這女人真回了娘家，將銀子的事說出口，周家人哪還會往這兒送錢？

思及此處，羅母彷彿被割肉一般，難受極了。

「妳先等等，我這還有點散碎銀子，先拿去吧。」

聽到這話，周清突然轉身，小臉上露出明艷的笑容，眼疾手快的將羅母的荷包一把搶過來，打開看了看，發現裏頭還有五兩銀。

五兩可不少了，自己拿走總比留給這些狼心狗肺的東西強！

第二章 她的血有奇效

周清手裏拿著荷包，快步走出羅家，她現在最想見到的就是爹爹娘親。

上輩子周家在她懷有身孕的一年裏飛速敗落，父兄殞命，母親席氏也得了重病，纏綿病榻幾個月，終於撒手人寰。

想起分別多年的親人，她眼圈不由得泛紅，鼻間也湧起幾分淡淡的酸澀。

如今周家香鋪未曾被人燒毀，哥哥也沒有被汗馱殺人，一切都還來得及挽回，她定要好好護住血親，不再像上一世那般，最終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場。

因為思親心切，周清也顧不得買吃食了，直接趕往香鋪門口。

周家香鋪位於主街，店面並不算大，但擺在架子上的香料種類卻不少，有的價格便宜，有的分外貴重，要不是這些價值千金的香料被一把大火盡數燒毀，周家也不會傾家蕩產。

周父擺弄香料足足幾十年，各種香料經過他手，彷彿煥發生機一般，散發出馥郁的香味，憑著手藝，香鋪生意不差，周家家底也算殷實。

周清沒有將父親的手藝完全學會，但好歹也有幾分涉獵，不過香料價格高昂，羅家是負擔不起的，就算有這錢，也不可能給她，她這才慢慢將這門手藝擱置了。門口站了個迎客的夥計，身量不高，乾巴巴的模樣就跟柴火棍兒似的，一看到周清，馬上熱情地迎了上來。

「姑娘回來了！快進屋，老爺夫人方才還念叨著您呢，沒想到說曹操曹操到，還真是巧了！」這夥計名為于福，是周父的小徒弟，在調香上雖然沒有什麼天賦，但卻生了一張巧嘴，總哄得客人心花怒放，掏錢買了不少香料。

周清笑著點頭，她掀開簾子，快步走到了後院，剛一入偏廳，就看到席氏手裏端著茶碗，小口小口的抿著，銅爐中溢出絲絲縷縷的青煙，她聞了一下，發現爐裏點的是丁香。

席氏聽到腳步聲，一抬頭，看到周清站在門前，一張保養得宜的臉上透出濃濃喜色。

「清兒，妳怎麼回來了？」

看到母親年輕許多的容貌，沒有病重時的死氣，周清霎時紅了眼眶，薄薄水霧積聚在杏眸上，配上她略顯蒼白的面色，讓人十分心疼。

席氏拿出帕子給她擦淚，「好端端的哭什麼？是不是羅豫為難妳了？他要是做了錯事，就讓妳哥哥教訓他……」

心頭激蕩，周清渾身都在輕輕顫抖著，她忍不住撲倒在席氏懷中，嗚嗚哭出了聲。席氏一揮手，屋裏伺候的婆子就退了下去，她皺眉問：「到底怎麼回事，妳跟娘說說。」

周清淚盈盈抬眼，猶豫著該不該將羅豫做下的惡事說出口，她想要說，可又想要是說了的話，除去讓親人悲傷痛苦外，再沒有其他用處，終究把話吞了回去。

「沒什麼，就是想您了。」周清一邊擦著眼淚，肚子一邊咕嚕嚕直叫。

席氏哭笑不得，「妳都多大的人了，竟然還餓著肚子回娘家。」

周清坐在圓凳上，抱怨道：「您有所不知，哪是女兒不願吃飽？而是羅家只剩下冷饅頭，我吃不進去，便尋思回來吃點好的。」

「我不是每月都往羅家送十兩銀子嗎？那些錢可不少。」

周父跟席氏只得了一子一女，對於小女兒周清十分疼愛，在大周朝，普通的三口之家，每月花一兩銀子便能過上不錯的日子，現在她給了十兩，羅母竟然這麼對待清兒？

上輩子，周清受到婆家人苛待，娘家卻一無所知，除了是因為婆家刻意隱瞞，也是因為她不願讓家人擔心，沒有說出口。

然而重生回來，周清不願再讓羅家人佔便宜，她眼神閃了閃，說：「您給的銀子全都落到了婆婆手裏，女兒一文錢都見不著。」

她言語中透出濃濃的委屈，配上通紅的眼眶，席氏心疼極了，「我去找親家母理論理論，做人可是要講良心的，咱們家雖是商戶，但又不像前朝那般低賤，妳哥哥馬上就要參加秋闈，若成了舉人，之後過了會試，不一定比羅豫差，明顯就是他家高攀，竟然還這麼對妳。」

羅家人的心肝早就黑透了，對於他們，周清早就不抱有任何期待，她拉著席氏的手，輕輕勸道：「娘，您不必去找婆婆，以後只要把銀子直接交給女兒即可。」

席氏有些猶豫，「妳嫁給了羅豫，就是羅家人，要是不將私財拿出來，女婿心裏怕是不會好受。」

羅豫到底是什麼想法，周清根本不在意，反正只要周家香鋪一直開著，羅家就不敢鬧得太過分，否則跟家底殷實的親家撕破臉，他們也討不了好。

但現下不好解釋自己的想法，周清轉移話題，問：「我爹呢？」

席氏歎了口氣，指了指不遠處的書房，說道，「他在屋裏歇著呢，最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他一直覺得心氣鬱結窒悶，喝了幾服湯藥也不見好。」

周清心裏咯噔一聲，想起上一世周父暴斃而亡，就是因為心氣鬱結，她原本以為這毛病是周家敗落後才患上的，沒料到此刻已有端倪。

心不在焉地喝了一碗蓮子粥，她起身往書房走去，剛推開房門，就看見周父坐在案几前，手裏拿著一本香譜，仔細研究。

「爹。」

聽到女兒的聲音，周父將書本放下，儒雅的脸上露出笑來，「清兒，妳怎麼回來了？」

周清站在他面前，一把將香譜搶過來，小臉上帶著不滿，咕嚕道：「娘都跟我說了，您心口憋悶的慌，就該好好休息，看這香譜做什麼？」

知道周清在擔心自己的身體，周父解釋說：「香譜上記載了一味香藥，名叫丁沉煎圓，將香料做成雞頭大的圓子，放在口中含服，就能調順三焦，治療心胸痞滿

之症。」

「是嗎？」周清隨手翻了翻紙頁，她坐下來，將丁沉煎圓的方子記下來，打算回到羅家慢慢研究，畢竟香藥是要吃進肚子裏的，不能有半點差錯。

在抄錄方子的時候，她又看到了一種安神香，也能緩解鬱燥，平復情緒。

「要不是您先試試安神香？我給您調。」

周父的書房中放了不少香料，周清跪坐在香几前，從香瓶中取出香勺，將米泔浸泡過的地榆、玄參等物碾碎。

這支香勺是新的，用上好的竹子打磨而成，按理說不應該有倒刺才對，偏偏勺柄劃破了她的手指，殷紅的血珠滴在了香料上，指尖傳來陣陣刺痛。

周父見狀，趕忙讓下人拿來傷藥，給女兒上藥。

大概是上輩子經歷了太多磨難，面對這小小的傷口，周清沒覺得有什麼大不了的，只道：「爹，您快點把安神香調出來，我以前沒聞過這種香料，也不知是不是真有安神的奇效。」

周父拿她沒辦法，只能換了香夾，繼續調香。

因為調製安神香的香料頗有些貴重，即便沾了血，周父也不忍心將東西全扔了，用的便還是剛才那些，調好之後，他將香料點燃，不過片刻功夫，書房中就有一種清淡素香瀰漫開來。

周清重生不到半日，原本胸臆中還積聚著不少怒火，但在嗅到安神香後，心緒竟然慢慢平復下來。

「這安神香的確特別。」她不由得讚歎。

周父微微搖頭，他緊緊皺眉，口中念叨著，「不應該、不該如此，之前我調過安神香，分明不是這種味道，功效也遠遠不如，難道今日的香料品質極佳？」

開了幾十年的香鋪，周父辨識香料的眼力絕不會差，他仔細看了幾次，都沒發現地榆玄參等物有何不同，唯一的不同，就是女兒指尖湧出來的血珠。

難道說摻入人血，安神香的功效就會成倍增長不成？

周清也想到此處，她低頭看著自己被白布裹住的手指，試探著問：「爹，是不是女兒的血？」

周父面色嚴肅，「不管是不是，此事妳千萬不要跟外人提及，最好爛在肚子裏，可记住了？」

大周朝用香料的人家不在少數，更何況周家香鋪還開在京城，她打小兒就清楚周人對香料的看重，若是自己的血真有奇妙的功效，恐怕是禍非福。

閉了閉眼，她忽然想起自己的魂魄待在望鄉臺的那段時日，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，才有所不同？

周清實在是琢磨不透，便搖了搖頭，不再胡思亂想。

周清在娘家待了一個多時辰，趕在羅豫前頭回去，剛一走到門口，就看到了羅新月。

她這小姑子走起路來，略微有些艱澀，好像腿受傷似的。

聯想到昨晚恐怖的經歷，周清哪會不知羅新月究竟做了什麼？怕是已經與吳永業生米煮成熟飯了。

「新月。」她喚了一聲。

羅新月嚇了一跳，慌慌張張回過頭，在看到周清時，臉色變得分外難看，眼底也藏著一絲心虛，「嫂子，妳怎麼在這兒？」

周清眼尖，掃到她脖頸處的紅痕，她上輩子因為擔心羅新月受了欺辱，將此事說了出來，此刻只當沒瞧見，慢吞吞開口，「我肚子有些餓了，上街買了點吃食，順道回了香鋪一趟。」頓了頓，她接著說：「妳呢？我記得妳早些時候便出了門，沒想到回得這般晚。」

羅新月生怕自己做出的事情被周清戳破，她心裏就跟揣了隻兔子似的，撲通撲通跳個不停，顫聲說道：「我在街上胡亂逛逛，忘了時辰，這才晚了些。」

周清慢吞吞點頭，從羅新月嘴裏說出的話，她一個字都不信。

她一腳跨進門，手心按著門框，回眸一笑，問：「新月怎麼還在外面站著？天色晚了，千萬別著涼。」

「這就來。」羅新月應了一聲，快步追上，她看著面前女人纖細的腰身，就跟河岸邊上的柳條似的，風一吹就輕輕擺動。

先帝好細腰美人，上行下效，不管出沒出嫁的女子都會刻意少吃些飯食，或者用布條將腰腹處勒緊，顯得腰肢纖細。

但周清卻不同，她母親是南方人，骨架本就生的小，身量穠纖合度，即使沒有束腰，那腰仍是不盈一握。

羅新月眼底透著濃濃妒意，跟著她身後進了家門。

羅母聽到動靜，從廚房裏走出來，甩手在圍裙上蹭了蹭，眼珠子直盯著周清看，想要將五兩銀子討回來。

對於這個婆婆的心思，周清明白的很，她幫著羅母端菜，往廚房裏一趟趟走，後者張了張嘴，根本沒有說話的時機。

過了不到一刻鐘功夫，羅豫就回來了。

羅豫定定的站在廚房外，看著來來回回奔忙的女子，整顆心都被後悔填滿了。

他不該這麼糊塗，就算沒有孩子，也可以從同宗的子侄輩過繼，他是瘋了才會逼著清兒借種……他閉上眼，俊秀面龐上露出一絲痛苦。

羅母掃見兒子站在門外，趕忙走出去，低聲嘟囔，「你媳婦太不像話，從我這拿走了五兩銀子，你得好好教訓她。」

家裏到底是什麼情況，羅豫一清二楚，他的薪俸全都用來上下打點，家裏的吃穿用度花的都是周家的銀子。

他覺得羞辱，白皙面皮陡然漲紅，「娘，那些錢本來就是岳母貼補清兒的，兒子沒法要。」

羅母不高興了，「她既然嫁到羅家，就是羅家人，哪有小輩存私財的道理？」

羅豫只當沒聽見，他走到廚房裏，坐在周清身旁，鼻尖嗅到了一股淺淡的蘭香，

雖不濃郁，卻十分好聞。

低垂著眼，周清不想露出馬腳，她給羅豫盛了碗雞湯，笑著道：「阿豫在大理寺整理卷宗，忙了一整日，肯定勞神傷眼，快喝些湯水補補，這是婆婆特地給你做的。」

聞言，羅母難看的臉色稍微緩和了幾分。

她的手藝並不算好，燉雞湯只加水跟鹽，雞肉的口感又老又柴，還有股腥味兒。

上輩子周清覺得羅母糟蹋東西，從旁提了好幾次，說要請個婆子來做活，哪想到羅母勃然大怒，認定了周清嫌棄她，婆媳兩個鬧得不可開交。

這一世她學聰明了，食不言寢不語，小口小口吃著飯，模樣秀氣極了。

倒是羅新月忍不住抱怨，「娘，您燉的雞湯也太腥了。」

羅母撂下筷子，發出啪的一聲響，「嫌腥妳就別吃，反正是給妳哥燉的。」

羅新月的脾氣並不好，大聲吵嚷起來，羅豫皺了皺眉，眉眼透著一絲疲憊。

他只是小小的錄事，白日裏在大理寺奔忙，本就勞神，回家後依舊不得安寧，此刻心裏生出陣陣焦躁，恨不得馬上從黏膩汗濁的泥沼中脫身。

飛快地吃完飯，羅豫站起身，從廚房裏離開。

周清抬眼，看著他的背影，心中升起無限的諷刺。

羅豫這個男人，她再瞭解不過了，冷心冷血又有野心，他為了往上爬，什麼都不要，之所以會娶自己，也是因為周家殷實的家境對他有用罷了。

死過一回，周清的思路非常清晰，她知道自己應該勸架，畢竟想要報仇，假裝成好兒媳才能讓他們即使發生什麼事也不會懷疑自己，不是嗎？

「婆婆，新月不是故意頂撞您的，最近天氣熱，大家火氣也大的很，待會我熬些綠豆湯，喝點也能舒服些。」

羅新月絲毫不領情，她咬著牙，直接跑回西屋。

反正吳公子已經答應她，會八抬大轎娶自己過門，等嫁到了長夏侯府，她就再也不用過這種日子！

等羅母吃完飯，周清將碗筷收檢清洗乾淨，又熬了綠豆湯，每人都送了一碗，最後才提著食盒回到東屋。

羅豫正在看卷宗，屋裏點了油燈，光線仍有些暗，聽到聲音，羅豫抬起頭，眼神緊盯著周清，他雙手握拳，手背上暴起青筋。

他知道周清性子好，又愛他敬他，但做出了那種惡事後，生怕她會怨自己。

「清兒。」

男人今年二十二，五官生得斯文俊秀，身體看起來也有些瘦弱，但在嫁人前，周清完全沒想到，她的丈夫會是天閻。

杏眼閃了閃，周清低著頭，思索著自己該如何報仇。

前世羅豫將小寶送到了指揮使跟前，藉著這股東風，慢慢往上爬，最後進了內閣。周清不得不承認，羅豫很有才幹，要不是家世太低，他也不會在錄事的位置上磋磨這麼多年，可是他已經被權勢迷了眼，蒙了心，踏著錚兒的屍骨前行，他這麼狠。

虧得指揮使拆穿了羅豫的謊言，殺了羅家滿門，否則她甫一重生回來，就要用刀捅死羅母。

將白瓷碗放在桌上，羅豫喝了一口，指尖纏繞著女人的一縷黑髮，他眼神灼亮，彷彿燃著火光。

「清兒，我會對妳好的。」

這句話，他上輩子同樣說過。

周清低著頭，小聲說：「快點將湯喝完，免得夜裏積了食，肚子不舒坦。」

羅豫點頭，大口大口的喝著濃稠的綠豆湯，鳳眼一直看著她，眨都不眨一下，彷彿稍一挪開，周清就會消失似的。

收拾妥當，周清打了熱水在屏風後擦澡。

暖黃的燈火氤氳，能看到女人窈窕的身影，彷彿山間精怪，勾魂攝魄。

羅豫放下筆，呼吸略略有些急促，但下身卻一片平靜，沒有任何反應。

從少年時起，羅豫就知道自己跟別人不同，他從未夢遺過，也無法與女子敦倫。即便如此，在看到周家那個鮮嫩嬌豔的女子時，他依舊動了心，說動了羅母上門求親。

把人娶過門以後，他不能跟她圓房，即使妻子柔順，並沒有開口責怪，但心頭的焦躁與自尊卻將他逼到了絕路。

他讓羅家絕了後，他連太監都不如。

嫉恨與惱火不斷啃噬著羅豫的理智，但他性情內斂，心中即便掀起萬丈波濤，面上依舊平靜自若。

水聲終於停了，周清換上褻衣，從屏風後走出來。

羅豫站在她面前，長臂伸展，將妻子抱在懷中。

周清渾身僵硬，她狠狠咬了下舌尖，這才遏制住自己將人推開的衝動。

「時候不早了，咱們歇了吧。」

周清扯著羅豫的袖口，說：「廚房裏還有熱水，洗洗再睡，也能舒服些。」

羅豫應了一聲，走到屏風後洗漱。周清站在拔步床前，看著已經被抓破的帷帳，嘴角勾起一絲諷笑。

昨天晚上，指揮使就是在這張床上強佔了她，毀了她的清白。

被褥已經換過了，空氣中也沒有那股腥羶味兒，但她胸口仍堵得慌，幾乎透不過氣來。

羅豫走近了，從後面環抱著她的腰，嘶啞開口，「清兒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知道錯了，再過一段時間，我跟娘說清楚，去族裏過繼一個孩子……」

熾熱的呼吸噴灑在她耳廓，周清身上驟然起了一片雞皮疙瘩，沒有吭聲，羅豫便以為她同意了。

「阿豫，萬一我懷孕了呢？」周清道。

只要再過一個月，她就能確定自己懷孕，錚兒也會回到她身邊。

聽到這話，羅豫渾身一震，過了一會兒才慢慢開口，「懷孕了是好事，要是真有了孩子，我會好好照顧你們母子。」

兩人躺在床上，羅豫在周清額頭上落下一吻，「睡吧。」

一閉上眼，她腦海中就浮現出在望鄉臺上看到的一幕幕，錚兒活活餓死，羅豫卻平步青雲，呼風喚雨。

到了後半夜，周清才迷迷糊糊睡著。

第二天一早，羅豫起身，站在床頭邊，黑眸深幽，讓人分辨不出他的情緒。

好半晌，男人伸手替她掖了掖被角。

第三章 惡小姑毀容

等到羅豫去了大理寺後，周清才醒過來，因為沒睡好，她眼底泛著青黑，整個人顯得有些憔悴。

羅新月看到她從屋裏出來，忍不住撇撇嘴，還沒等她移開眼，就瞧見女人懷裏捧著一只木匣子，大概巴掌大小。

「嫂子，妳拿的是什麼東西？」說話時，羅新月臉上帶著濃濃的貪婪，她的性子隨了羅母，簡直是屬貔貅的，只進不出。

「這是我娘前幾日送過來的碧羅香。」

羅新月更嫉妒了，羅家清貧，要是周清還沒有嫁進來，怕是連葷腥都吃不上，現在雖然好了些，也只能買點頭油，這種貴重的香料，是她想都不敢想的。

「嫂子，妳把這香送給我好不好？」

周清臉上露出一絲為難，「不成，這香料對身子不太好。」

羅新月根本不信，她眼珠子骨碌碌直轉，等到周清走了，便躡手躡腳地將放在小屋的香料偷了出來。

而這個時候周清正在房中打絡子，即使不出門，也能猜出羅新月究竟會做出什麼事情。

她那小姑子做人根本沒有任何的底線，但凡看上的東西，不擇手段都要弄到手，剛才自己放在小屋的碧羅香，此刻怕是已經換了主人。

紅潤的菱唇微勾，周清杏眼裏露出一絲冷意。

她並沒有撒謊，碧羅香本身的味道很好聞，有去燥的功效，但要是女子接觸的多了，渾身就會起一片片的小紅疙瘩，密密麻麻極為嚇人。

羅新月不是愛美嗎？要是她看到自己那副猙獰如同惡鬼的模樣，表情一定會十分精彩。

正如周清料想的一般，羅新月回房後，就找了只瓷碟，將香料點上。

淡青色的煙霧在屋裏瀰漫，濃郁的香氣湧出來，似枝頭盛放花朵散發出的香，她臉上帶著幾分迷醉，因待會要去見吳永業，她特地走到桌前，來回轉著圈兒，希望身上能多沾一些香氣。

從周清那兒得到了好東西，羅新月高興得不行，對著鏡子興致勃勃的照，又拿一朵絹花放在頭上比了比，想到馬上就能嫁到長夏侯府，她就激動得渾身發抖。

打扮了足足半個時辰，她這才出了門。

兩人約好在城外的破廟見面，破廟雖然簡陋，什麼都沒有，但對於偷偷私會的有情人來說，卻是最好的去處。

畢竟此處位置偏僻，白天根本沒人，羅新月好歹也是個未出嫁的姑娘家，無論如何都得為自己的名聲考慮，找個隱蔽的地方見面，也省得被人發現。

快步走出城門，到了破廟門口，她探頭往裏看，小聲喚道：「永業，你在嗎？」好半天都沒有人應聲，她氣得跺了跺腳，委屈地咬著嘴，卻冷不防被人從後抱住。吳永業親了親女人白淨的耳垂，啞聲道：「月兒，可想死我了，怪不得人家說一日不見，如隔三秋，我們只一日不見，我的心口都發疼了。」說著，他的眼神帶著貪婪和色慾。

大多數男子都貪花好色，吳永業更是箇中翹楚。

即使家裏早就娶了妻，但他對那個脾氣暴躁的母老虎根本沒有一絲一毫的情意，反倒是羅新月這種嬌美柔弱的女子，才能激起他心中的憐惜。

面頰酡紅的依偎在情郎懷中，不知為何，羅新月突然覺得臉上有些發癢。

從這個角度，吳永業看不到她的面龐，只能掃見一截脖頸，發現細白皮肉上長出兩個紅疙瘩，他忍不住伸手揉了揉。

低低哼了一聲，羅新月柔聲問：「永業，我香嗎？」

「香，我的月兒怎麼會不香？」吳永業輕佻的開口，兩手按著她的肩膀，將女人的身子轉過來，本想親一親那張香甜的小嘴兒，豈料女人一露出臉，他險些嚇昏過去。

只見黃豆大小的紅疙瘩一顆顆長在面頰上，有的一片晶亮，裏面包著膿水，有的紅腫不堪，這副模樣讓吳永業面色煞白，嘴唇哆嗦著，老半天都沒說出話來。羅新月閉上眼，等著被人親吻，但情郎久久不動，她直覺不對，睜眼一看，正好對上了男人駭然的目光。

「怎麼了？」她邊問邊將手放在面頰上，感受到那凹凸不平的觸感，只覺得渾身力氣都被抽乾了，她兩腿一軟，撲通一聲摔在地上，扯著嗓子叫喚著，「我的臉怎麼了？永業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毀容！」

吳永業連連後退，忍不住嚥了嚥唾沫，他之所以會跟羅新月在一起，並非有多深厚的感情，而是貪圖新鮮，眼下她成了這副德行，他恨不得把碰過羅新月的那隻手給剁了，哪還能生出什麼旖旎的心思？

「月、月兒，快點回城裏看看大夫，萬一耽擱了，那可是一輩子的大事。」吳永業將腰間的荷包拽下來，裏面有不少散碎銀子。

對上他滿含嫌棄的眼神，羅新月一口銀牙都要咬碎了。

她要的根本不是銀子，而是嫁進長夏侯府！

吳永業可不管女人究竟是何想法，屁滾尿流的跑了，等到他的身影徹底消失在視線中，羅新月這才回過神來，飛快往回走。

進城後，她找了間離家遠的醫館，擋著臉走進去。

大白天看病的人不少，藥童迎到羅新月面前，問：「姑娘可是身體不適？」

「我臉上起了疹子。」

「妳先將袖子放下，讓我瞧一眼。」

聽到這話，羅新月滿心不願，不過她知道自己的情況耽擱不得，慢慢放下胳膊，

渾身僵硬的站在原地。

「媽呀，這女人長得也忒嚇人了，簡直比討飯的王二賴子還噁心！」

「可不是，看她一眼我今天都吃不下飯。」

周圍人說話的聲音讓羅新月無地自容，恨不得扭頭直接跑出去，過了片刻，藥童引了一位鬍子花白的老大夫過來，先是察看了疹子的情況，又給她把脈。

「不對，妳面上的疙瘩不像是患病，脈象也沒有任何問題，不應該啊！」

羅新月忍不住哭出聲來，要是這怪病治不好，她一輩子都頂著這麼張臉，甭說嫁進長夏侯府了，就連活下去都難。

越想心裏越是難受，老大夫又看不出什麼，只說讓她回家好好休養，她便悲痛萬分地走了。

門外傳來匡噹一聲響，周清眼底閃過冷光。

羅新月外出這麼快就回來，只能說明碧羅香的功效已經發作，沒能親眼看見那場好戲，雖然有些失望，但能夠教訓到羅新月，也足夠讓她高興了。

因為心情大好，她嘴裏哼著小曲兒，聲音又嬌又甜，好像剛沖泡開的蜜水一般。然而羅新月衝到羅母房中，抱著她失聲痛哭，「娘，女兒毀容了，該怎麼辦？怎麼辦啊！」

看到那張猙獰的臉，饒是羅母活了這麼多年，也嚇得心驚膽戰。

不過在認出這模樣駭人的醜八怪是她的親女兒後，她心疼都來不及，連聲道：「我的兒啊，妳才出去多久，為何會變成這副模樣？娘去給妳請大夫。」

羅新月拚命搖頭，「大夫也沒有辦法，要是治不好的話，我就不活了！」

周清從東屋走出來，看到的就是這麼一幅場景。

她好整以暇的欣賞了一下羅新月的臉，想到碧羅香的效果最多只能維持個把月，心裏暗道可惜。

羅母瞥見兒媳，不耐擺手，「妳快回娘家一趟，跟親家要點銀子，給新月請大夫。」

眼底劃過一絲諷刺，周清站在門檻處，不緊不慢道：「我身為嫂子，照顧小姑也是常理，不過診金的數目未明，貿然去找爹娘未免有些不妥，還是先請了大夫再說。」

這話說的有條有理，羅母一時也挑不出什麼毛病。

羅新月卻不能接受，她面頰扭曲得厲害，死死瞪著周清罵道：「是妳害我對不對？明明以前都好好的，今日……今日我的臉就毀了。」

周清早就料定她不敢將偷了碧羅香的事情說出來，心底暗自發笑，面上卻帶著委屈，啞聲反駁，「新月，飯可以亂吃，話不能亂說，我是阿豫的妻子，是羅家的媳婦，怎麼可能害妳？做人可是要講良心的！」

上輩子周清脾氣好，性子柔順，沒少被羅家人折磨。

她當時總是告誡自己，羅新月是小姑子，理當謙讓；羅母是長輩，更不能不敬。

周清可以坦坦蕩蕩的說，她沒有半點對不住羅家的地方，偏偏人善被人欺，馬善

被人騎，才會死得那般淒慘。

對上嫂子冰冷的眼神，羅新月沒來由有些心虛，她往母親身後躲了躲，不吭聲了。羅母乾笑兩聲，剛想打圓場，就看見周清面露悲色，緩緩退到院中。

「婆婆，新月對我有誤會，要是繼續留在家中，她怕也不好受，我還是先回香鋪住幾日。」

話落，她以手掩面，小跑著回房，肩膀微微抖動，一副傷心至極的模樣。

實際上，她不只沒哭，反而笑得無比開懷。

今日之事不過是點利息罷了，根本沒讓羅家人傷筋動骨，來日方長，仇得一點一點報才是。

收拾了幾件衣裳，周清手裏拎著包袱，還沒等邁出門檻，羅豫就回來了。

男人漆黑瞳仁一縮，用力攥住她細白的手腕，在皮膚上留下一道道鮮紅的印子。

「清兒，我知錯了，妳別走，留下來好不好？」

周清雙眼含淚，哭著搖頭，「此事與阿豫無關，新月得了病，她覺得是被我害了，與其如此，還不如回娘家待幾日。阿豫，你一定要來接我。」

羅豫硬邦邦杵在原地，就跟一尊石像似的，他看著妻子的背影逐漸遠去，心臟彷彿被人捅了一刀，鮮血淋漓，痛不可遏。

明明清兒只是暫時離開，為什麼他覺得自己失去了最珍貴的寶物？

周清之所以這麼著急趕回香鋪，是想要揪出那個背主的狗東西。

前世她失身不久，就有人將店裏的倉庫一把火燒了，那些名貴的香料紛紛化為灰土，周父不得不變賣家產來彌補虧空。到了後來，香鋪被別人買走，父親心中鬱結難解，也一病不起。

想到不久後會發生的事情，她巴掌大的小臉緊緊繃著，快步進了家門。

周父跟席氏一看到女兒，喜得都合不攏嘴，夫妻倆圍著她噓寒問暖，仔細瞧了瞧，確定周清沒有消瘦這才放心。

「哥哥是不是還在書房裏？」

席氏點頭，面上帶著幾分驕傲。周席兩家都是商戶，但她兒子有出息，書院先生都說此次秋闈不出意外，兒子定能榜上有名。

「良玉勤勉，功課一日都不曾落下，妳可得跟他好好學學。」

周清笑著應聲，眼底隱隱藏著一絲憂慮。她回到了四年前，有信心讓一切未發生的事情逆轉，但落在了周良玉身上，事情卻變得有些棘手。

周家雖然不是什麼高門大戶，但她哥哥的才學不差，模樣又生得斯文俊秀，有不少女兒家對他芳心暗許，偏偏他還沒來得及議親，就因為一位遠房表姊丟了性命。表姊名叫焦茹，老家鬧了水災，父母都沒了，一個人跋山涉水來到京城，寄住在周家，周清不指望她有多感恩戴德，但總不能恩將仇報，哥哥被害後，她翻臉不認人，直接成了仇人的小妾。

站在書房外，熾熱的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灑落，她深吸了一口氣，等心緒平復下

來，這才敲了敲門。

「進來。」

聽到親人熟悉的聲音，她喉間一陣乾澀，推開雕花木門直接走了進去，眼神貪婪的從清俊書生身上掃過，哽咽道：「哥哥，我好想你。」

周良玉先是一愣，在看到妹妹微微泛紅的眼圈時，甬提有多心疼了，他將狼毫放下，輕輕給她順氣，低聲哄著，「我就在這兒呢，清兒不哭，妳一掉淚，我就難受的很。」

拿起帕子按了按眼角，她止了淚，她眼神微微閃爍，「方才我去見了爹娘，站在門外聽到他們說話，好像有位表姊要過來，我不想讓外人住在家裏。」

周清性情柔順，很少表達自己的不滿，周良玉不免有些詫異，「怎麼了？家中的客房不少，就算多一個人也不妨事。」

秀眉緊皺，她臉上帶著明顯的厭惡，「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一聽到『焦茹』這兩個字，我心口就有些發堵，彷彿跟她是前世的仇人一般，哥哥，你去勸勸爹娘，就當是為了我！」

「好好好，我去跟爹說就是，大不了在附近租賃一座二進的小院，到時候妳也不必見她。」周良玉好脾氣地道。

「我不見，你也不能見，咱們倆說好了，哥哥可不能食言而肥。」她銀牙緊咬，一雙手死死攥著袖口，明顯有些緊張。

「放心，答應妳的事情，我肯定會做到。」

即使得到了周良玉的保證，周清心口仍似壓著一塊大石，窒悶的很，幾乎讓她透不過氣來。

兄妹兩個一起走到堂屋，席氏朝著他們招手，面上帶著幾分黯然，「我有個表侄女，家裏遭了難，一個人好不容易才到了京城，今日往府裏遞了信，日後就住在咱們這兒可好？」

周清的臉色霎時變得十分難看，她扯了扯嘴角，沒吭聲。

「娘，兒子已經到了議親的年歲，表妹又未曾訂親，要是住在家中，抬頭不見低頭見的，難免會傳出什麼閒話來。」周良玉主動開口。

席氏一愣，原本倒是沒想到這些。她雖然疼惜茹兒，卻也不是那等糊塗的性子，總得為孩子的名聲考慮一二。兒子說的是其一，其二，茹兒身上還帶著重孝，寄人籬下，萬一有下人不懂事，亂嚼舌根，讓她受了委屈委實不妥。

「這話也有道理，我待會便去將牙婆叫來，問問有沒有合適的院子。」

聞言，周清鬆了一口氣，臉色也不似方才那般蒼白。

在家裏待了幾日，周清抑鬱的心情緩和了不少，就想開始做正事了。

她現在還沒顯懷，也尚未有孕吐等反應，剛好能趁著這段時間仔細盯著香鋪裏的人手，看看到底是誰出了問題。

店裏的夥計除了于福外，還有三個。

其中年紀最大的是王魯，他也是周父的徒弟，在調香上幾乎沒有什麼天賦，為人

老實本分，寡言少語。剩下兩人都是普通的夥計，一個叫蔣前，一個叫吳柏，平時主要理貨，幹的活兒並不算繁重。

扣除于師兄，叛徒就在這三人之中……周清一邊想著，一邊走到前頭的鋪子裏。于福一看到她，臉上就擠滿了笑，「我說屋裏怎麼這般亮堂，原來是小姐過來了。」

「你這嘴皮子還真挺利索，這幾天買香料的客人多嗎？」

「多，多的很，師傅新做了一種香粉，塗在面上，能使皮膚光潔滑膩，跟剝了殼的熟雞蛋似的，好用極了。」

對於父親製香的手藝，周清一清二楚，她讓于福拿了盒香粉出來，掀開勾畫著青花纏枝圖案的蓋子，蘸了些粉抹在手背上，放在鼻前輕輕嗅聞。

香粉的主料有鉛粉跟米粉兩種，由於鉛粉損傷容顏，對身體也有害，周父索性捨棄了此種材料，只用米粉。

細膩的粉末塗在身上，的確讓膚色提亮許多，周清手裏把玩著不大的瓷盒，想到那馨樓的劉老闆，就是為了香鋪的方子，才買通了夥計，她嘴角不由得勾起一絲諷笑。

王魯站在櫃檯後面，微微抬頭，飛快地掃了她一眼。

Crescent Family